



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你看,那将是怎样一幅令人震撼的图景?《寐语》的作者张鲜明……



张鲜明在写作

这是一场刺激而美妙的游戏

□本报记者 张 燕 文/图

近期,一部叫作《寐语》的书,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。出版伊始,便立即引发文学评论界和读书界的广泛关注。8月9日,《文学报》以整版篇幅对此书进行重点推介。有评论家指出,《寐语》必将以其原创性、超现实、奇幻性和本土化特色,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占据重要位置。

张鲜明,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省诗歌学会会长,邓州市人,南阳作家群骨干作家之一。作为“幻像摄影”的首创者、“梦幻叙事”的实践者、“魔幻诗歌”的探索者,他的创作一直以原创性和先锋性著称。昨日,就《寐语》的创作等问题,张鲜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。



《寐语》

记录一个个梦境,展示隐秘内心图景

据张鲜明回忆,他是一个爱做梦的人,并能很清晰地记住许多梦的细节,他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些梦。在某种程度上,他就像伯格曼那样,是一个生活在梦中的人,只是偶尔探访现实。

说起《寐语》的成因,他说,从1997年7月开始,他连续好长时间总

是做一些奇怪的梦,甚至经常在梦中作诗。出于好奇,他顺手把这些梦境和诗句记下来。从那以后,他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笔,还有笔记本电脑,以便随时记录梦境。

后来,他把梦境当作素材,写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诗歌。在整理这些梦境的过程中,他发现这些梦太神奇、太诡

异了,它是灵魂的活体标本,是人性最直接的呈现。不仅如此,他还发现,这些梦境竟然以一种连他自己都不可掌控的、令人惊讶的表现力和异乎寻常的想象力,展示着当代人丰富、深邃、隐秘的内心图景,这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或可能有的世界。于是,他把这些梦境整理出来,命名为《寐语》。

大家纷纷撰文评价,这是开先河的作品

《寐语》在《大家》杂志2016年第4期头题位置刊发之后,立即引起文学界关注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在评价《寐语》时指出:“作品的独创性和先锋性让人欣喜不已!”“从文本意义上说,这正是一部开先河的作品。”著名文学批评家耿占春在为《大家》杂志所写的主持人语中这样评价《寐语》:它甚至把叙事带到了文体的边缘,在某种程度上它有《野草》的文

风,有着指向诗歌和思想的层面;在另外一种层面上又有着魔幻与荒诞的风格,富有充满歧义的寓言品格。它的叙事以梦幻的循环联系取代了线性的叙述,它以无穷无尽的令人迷惑的细节吸引着阅读,又以近乎疯狂的、无所不包的无意识瞬间回应着经验世界的诸种状态。这是一部梦的编年史,但不时让人感受到现实世界的情感惊悚。著名散文家周同宾撰

文指出:“张鲜明的系列散文《寐语》,写的是梦,是超现实,却是一个人的灵魂自传,就像是一个人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你看,它比现实更真实。这部散文集,有着极大的原创性,深刻,诗性,有趣,好读。那些碎片化的故事、场景和细节,有着超常的想象力和惊悚感,有《野草》的品质和《聊斋》的魅力,让人莞尔,让人深思,让人惊出一身一身冷汗。”

《寐语》是灵魂的黑盒子,是超现实主义传记

就像张鲜明自己所说的那样,《寐语》是灵魂的黑盒子,里头装着他的134个梦。说起梦,他说,梦境使我相信,在现实世界之外,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

人除了经历着现实人生,还可能同时在经历着另外一种人生——超现实的人生。在超现实中,人也像在生活中那样,凄凄惶惶,往来奔忙,蝇营狗苟,升沉荣辱,一切都是那

样的真实和生动。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是,在超现实世界里,你可以经历重生,可以修正、追悔、逃脱。因此,做梦是真实人生的操练,是修行,是灵魂的救赎。

在张鲜明看来,如果把一生的梦境穿起来,就是一部超现实主义传记。他说,从人性的层面上说,这样的传记比传统意义上的传记更真实、更丰富、更精彩、更深刻,也更有意思。张

鲜明说,以梦的视角看世界、观人生、察人性,就像在大幕背后看戏,既能通过穿越的手段体察宇宙的宏阔、世界的奇妙、人生的多彩、人性的神圣,也能以变形和超越的方式勘破世界的荒诞、人生的滑稽和人性的龌龊;当然,更能轻而易举地实现对这一切的超越,让你与万物混同,与天地同在,与诸神相伴。可见,这是一场危险、刺激而又美妙的游戏。⑦2

阅读张鲜明

张鲜明,1962年生,河南省邓州市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河南省诗歌学会会长、河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,现供职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。

在《诗刊》《十月》《大家》《星星》

《中国摄影》等各类期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和摄影作品,出版诗集《梦中庄园》《诗说中原》,报告文学集《排场人生》,摄影集《空之像》。曾获第二届中国济南当代国际摄影双年展最佳摄影奖、第23届中国摄影艺术大展优秀作品奖、天津市第十八届全国孙

犁散文奖一等奖、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。

其创作,以原创性和先锋性著称。

他是“幻像摄影”的首创者、“梦幻叙事”和实践者、“魔幻诗歌”的探索者。

纪实



裴山山

但汤英安慰我说,你放心好了,很快就会过去的。以后知识分子还是要受人尊重的。

那时我开始悄悄写东西了,汤英很高兴,说她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作家,她

在大学里读的就是文学创作专业,这让我们更加有了共同语言。我把我写的散文给她看,她没说好坏,只是鼓励我寄出去。我被退稿时她也给我鼓劲儿,说退稿是正常的,再往别处寄就是了。她为我提供了好多报纸和杂志的地址,让我同时多寄几个地方,她说你放心,不可能有两家同时看上你作品的。我就壮起胆子一气儿复写了六七份寄了出去。我作品发表时,她比我还高兴。

我至今都非常感谢汤英,是她在我最初的人生道路上,给予了我非常重要的,也是积极的影响。

就是在那个时期,我确定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目标:上大学。

那个时候想考大学,根本没有现在浩如烟海的复习资料,只能是自己找书看。我记得我去新华书店买了两本《趣味数学》,偷偷放在电话号码本下,有空

就做两道。我做这个不完全是为了考大学,是觉得有趣。因为当时也没什么小说可看(更没有手机可玩儿没有电视可看没有网可上),脑袋闲得发慌。

数理化三门功课里,我最喜欢数学,其次是物理,物理里比较喜欢力学。最怕的是化学(还真是受老爸影响,爸爸也是化学差,所以学了土木工程)。虽然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,但我总是和化学亲近不起来。究其原因,除遗传之外,就是基础太差。

初中时,根据“学制要缩短,教育要革命”的指示,化学和生物被改为“农业基础知识”,物理被改为“工业基础知识”,整个初中三年,农业基础知识这门课留给我的就是几个词,嫁接,沼气,腐殖酸肥料。学了嫁接,我就在路边找夹竹桃搞嫁接,红花往白花上嫁接,第二天去看,在茂密的树丛中,已完全找不到我的实验枝条了。

沼气,是觉得那东西很神奇,居然可以烧饭,点灯,印象深刻。腐殖酸,是因为我们动手做过,用烂树叶什么的,做好了还往乡下送。其他的,都忘光光。

其实到了1978年,连队受社会影响,学习风气也渐渐浓厚起来,很多战士业余时间开始看书了。我记得我的班长高洪康就买了好多书,全部铺在床铺下面,学习的时候就掀开褥子。

爸爸曾写信给我作检讨,说自己中了“读书无用论”的毒,中学时期没有辅导我的功课。我上中学时,妈妈曾跟爸爸说,你休假的时候辅导一下山山,她还是很有潜力的,可以往这方面发展。妈妈说的这方面就是理工科,妈妈是坚决反对我学文的,要我继承父亲的职业。

下期请看:1978年4月,我平生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作品。⑦2